

茂梅 著

紫衣背影

ZI YI BEI YING



情理侦破推理小说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热恋中的情侣郊外野游,留下了一叠风采迷人的多姿彩照。然而在一张情侣躺卧草地的照片上,竟出现了另一个男性双脚。这名符其实的“第三者插足”在令人啼笑皆非的同时,却紧跟着有了更令人惊恐的发现……

众多目击者纷纷向我公安部门提供线索,就在这对情侣的拍照之处——一位某刊物主编的被害现场,曾出现一个迷人而神秘的紫衣女郎。侦破工作围绕这漂亮的紫衣背影迅速展开。是情是欲,是冤是爱……真像大白时人们发现:事业、爱情、权欲、阴谋,交织成了一张复杂的蛛网。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彩照与男尸.....	(3)
第二章 紫衣背影	(40)
第三章 情场老手	(76)
第四章 意外的发现	(94)
第五章 鱼儿上钩.....	(106)
第六章 爱情·苦酒	(112)
第七章 将焦距仍调回出版社.....	(127)
第八章 不愿走进婚姻坟墓的女人.....	(144)
第九章 少女——植物人.....	(174)
第十章 紫衣幽灵.....	(195)
第十一章 业余福尔摩斯.....	(210)
第十二章 人性大曝光.....	(221)
第十三章 冗长的来信.....	(241)
尾 声	(250)

引 子

盛夏正午。知了在林间发出单调的长鸣。

这是南湖市西郊的风景区，它素以秀丽幽静而被恋人们当成欢聚约会的好地方。可眼下，那些双双对对的情侣也几乎全被酷暑逼进了各自的室内。

8月的西郊山林，真是宁静极了。

车站遥传来“当当”的钟声，南湖市已进入夏时制的正午两点。这时，不约而同地分别从市内方向匆匆行来二人。很快，这二人便在坡上的一颗独立的大桉树下相遇了……

不久，远远从郊外方向朝市区驶来一辆满载西瓜的十轮大卡车。卡车在林旁的站牌下稍停了片刻，司机扬腕看看手表后打个哈欠，便又慢吞吞踩动油门，驾着宛若昏昏欲睡般的大车驶远了。

与此同时，那树前的二人都有点惊惶地看了看停靠的货车，待它驶远后这才暗松口气。过了一会儿，那其中的一人不动声色地从随身的小包内掏出把锋利的匕首，还不等另一人发现，便悄然将执刀的右手绕其身后，猛地一刀便从那人的背后刺向前胸，然后再将刀抽出，用力一推，只听“咚”地一声，那人便倒卧在地。这人看看被扎穿心脏的尸体，悄吁口气，赶紧瞅瞅阒无人迹的四周，然后摸出早已备好的手套和丝绸小

帕，慌忙戴上手套，用丝帕将匕首上的指纹仔细擦净后又抛在尸旁，这才从死者身上取出一串钥匙，收好手套、丝帕，草草用枯叶掩好尸体后便迅速离开了。

四周，又恢复了先前的一切，唯有夏蝉那死命的聒噪声惊破了这份特有的宁静……

第一章

彩照与男尸

—

南湖的8月，天气闷热得像一只密封的大蒸笼。汪蕾坐在未婚夫明子的房里，看着这1间被大床、组合柜塞得满满的房间，那怨气和着热气竟一直在腾腾上升！她真不明白：一向热衷于做生意发财的明子怎么竟会迷上摄影？而且居然会将这套1室1厅准备当新房的房子的正房腾出来做了暗室，却让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客厅反成了睡房。不过，她尽管不满，却忍了。明子大号魏明坤，是位高干家庭的独子。目前，汪蕾不愿失掉明子这个未婚夫。

“喂！老先生，快一点！洗好了没有？”这时，汪蕾一边对着风扇猛吹，一边朝那间权当做暗室的正房大声催问。

“急什么呀？来啦——”魏明坤捧着一大堆彩照，满头大汗地来到汪蕾跟前，“你看，效果还真不错呢。”他兴高采烈地说。

“快！让我看看——”汪蕾急不可耐地接过了一大叠刚洗好的照片。其实，她虽不爱摄影，却极爱照相——她喜欢看到自己那充满青春魅力的倩影。

1张、2张……汪蕾各种风姿楚楚的彩照以及和魏明坤草地亲昵的照片全五彩缤纷地呈现在二人眼前。

“嘿！哥们，真漂亮！”魏明坤看看照片，再转眸瞅瞅那张瓜子脸庞上有着弯眉秀目的汪蕾，高兴得在她肩上猛拍了一巴掌，尔后又紧跟着朝那张粉脸上送去一个重重的响吻。

未婚妻的漂亮和充满青春活力的风采，使他在同伴们中赢来不少的得意。

这时，二人粗粗将彩照看过一遍后，似觉还不过瘾，又各自取过1迭照片，1张张拿在手中，定睛仔细欣赏起来……

“我的老天爷！这是怎么回事？！”

突然间，汪蕾蓦地一声惊讶万分的怪叫，将正在喜孜孜欣赏照片的魏明坤吓了一跳。他赶忙扔下手中的照片，凑近汪蕾，只见她一手抖颤地捏着一张二人双双躺卧草地的彩照，而随着另一只纤纤手指的移动，那张彩照上竟出现了令人惊异万分的怪事：他们的合影中居然出现了3个人的脚——就在他魏明坤与汪蕾相依相偎的脚后，竟然还有一双穿着皮凉鞋的男性的脚与他们相对地躺在那里！

“真他妈的莫名其妙！来了个地地道道的第三者插足。”魏

明坤边骂边定神细看，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

“是呀，真是大白天撞鬼！”汪蕾大睁着双眼也跟着叫嚷着，惊异使她的嗓门都变了调。要在平时，魏明坤的幽默早将她逗得咯咯乱笑了，可此刻照片上凭空而意外插进来的另一双大脚使她怎么也笑不起来。“哪来的第3双脚呢……”她不住地颤抖着念叨，声音也愈来愈从惊讶而变成惊恐不安了。

“奇怪……除了那个穿紫色衣服的女人外，我们照相时没见过其他人出现过嘛。怎么还有人躺在地上被我们照进来呢……”魏明坤也不住地喃喃自语，他那张四方大脸上的眉峰也皱了起来。

“是呀，这才是天大的怪事呢？”汪蕾也愈想愈惊地附和着说，“我们俩吵吵闹闹、嘻嘻哈哈地在那儿笑了好半天，地上睡着个大活人，怎么会不知道……”

她双眼直直的瞪着，象被某种可怕的推想吓住了似的，愣怔着不再往下说话。

不等汪蕾再继续说下去，一旁的魏明坤却早已抢着说道：“睡着个大活人，他不可能没一点反应啊？！这个大活人……”他重复着，猛地一个愣怔，也被自己陡然的联想弄得有点毛骨悚然了。“天老爷！只怕是个死人哩……”他哆嗦着将自己的推测告诉汪蕾。

“哇——死人？！”汪蕾闻言，似猛醒过来一般，陡地发出一声凄厉而恐怖的尖叫，这叫声使魏明坤浑身顿起鸡皮疙瘩。

刹那间，这一室一厅的套房，顿如死寂般地静了下来。

“走——去看看！”魏明坤毕竟是男子汉，一会儿便定下神来，他即刻拽了汪蕾便准备往外走。

“哦……我、我不去！”汪蕾浑身哆嗦着，像是愈想愈怕，

她挣脱魏明坤的手拒绝，“天快黑了，去干什么？要去你去！我怕……”

“去看看嘛……好不好？”魏明坤却好奇心大发，央求着汪蕾说，“带上手电，两个人去，有什么好怕的？！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嘛。”

汪蕾似有点心动，扬首看看魏明坤，又低头瞅瞅照片，但仍犹疑着。

魏明坤见状，继续鼓动汪蕾：“走吧，房里又闷又热，正好骑摩托车去兜兜风，也凉快、凉快。”

“嗯……好吧。”汪蕾总算心有余悸地点了点头，“不过，话先说在前面：要是吓坏了我，可要你负责哦。”她娇嗔地轻揉了揉魏明坤一下。

“好！”魏明坤豪爽点首，充满一股男子汉气魄地答道，“不管死人活人，谁敢吓坏我的漂亮老婆，先揍他一顿再说！”

“这还差不多！”汪蕾一撇嘴，绽出一丝令魏明坤心动的娇笑。

2

天渐渐黑了起来，酷暑中的柏油大道被白天的骄阳晒得又软又黏，车轮在路面滚动时，不断发出种令人难受的“滋滋”声。魏明坤载着汪蕾驶到南湖大桥旁便停车进了一家小餐馆，二人匆匆吃完一顿简便的快餐便出来。魏明坤将摩托车开得飞快，一会便到了那片此时已变得黝黑的山林前。“到了——”魏明坤熄火停车，捏亮手电，指了指那棵独高于山林小树的大桉树，便小心翼翼地拉着汪蕾朝前走去。

汪蕾一边不住地仔细辨认着四周，一边紧偎着高大的未婚夫慢慢朝那株桉树挪动脚步。快到目的地时，她轻推了魏明坤一把，胆怯地说：“你上去看看，我在这儿等你……”

“怕什么?!”魏明坤攥紧汪蕾，不住地替她壮胆，“有我给你当保镖，保管吓不着。”

“我……”汪蕾依旧迟疑着，在原地赖着不动。

“既然到了这儿，去看看吧，有什么好怕的呢!”魏明坤干脆拖住汪蕾，死命地往树前拉去。

汪蕾无可奈何地跟着明子，却吓得抖颤着双腿，趑趄往树前挪去。

很快到了，魏明坤赶忙将手电的亮光朝黑糊糊的地上射去……突然间，他猛一哆嗦，只听一声惊呼：“别过来!这儿真有……真有一具尸体!”

“妈哟!吓死我喽——”汪蕾闻言尖叫，松脱明子的手，一个人连滚带爬地退下了山林。

桉树下，是一具被落叶草草覆盖着的男尸。

3

壁灯的柔光将两个亲昵的身影悄然投射在天蓝色的墙上，房内的男主人——南湖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长余海搂着妻子丁芳，正在喃喃细语着：“芳芳，今晚咱俩总算一起在家亲亲热热过周末……”

“嗯，还好意思说呢。该我命苦倒霉，嫁了你这个大忙人。这么多年来，你陪我过了几个周末?!”丁芳故意撅着那张丰满的小嘴，一边使劲地偎进丈夫怀里发嗲，一边却半真半假地嗔

道，“再不陪我过周末，小心我也送上一纸离婚报告去法院……”

“送离婚报告去法院?!”余海哈哈大笑，“好，我说个送离婚报告的故事给你听……”

“得，得！别再来你那套故事！”丁芳切断余海的话，在怀里轻操了他一把说，“你们这些公安干警，全缺乏文艺细胞，生活单调而乏味。说故事?!说来说去也是那些凶杀、破案，我都听腻了。快收起你那‘宝贝’故事，别影响周末气氛了。好不好?”

余海依旧笑着：“别误会，我这故事保管跟破案无关……”

丁芳不依不饶地兀自撒娇：“不嘛，我不听!”

余海轻吻了妻子一下：“这是一对恩爱夫妇‘悲欢离合’的故事哩，保管你听了睡不着觉。”他胡诌着，不管丁芳是否在听，他自个儿笑着说下去，“我有位老熟人在法院工作，结婚不久，两口子恩恩爱爱。一天，不知为什么事我那熟人惹恼了新婚的夫人。于是，那位新娘子便写了离婚报告交给法院。事真凑巧，恰恰她丈夫是民庭的庭长。他一看报告乐了，买了几本连环画，连同报告一道，让书记员送到家里交给夫人，并对她说：自己太忙，请她以后别开这种玩笑。没事干时，看看小人书消遣……”

“简直瞎说八道!”丁芳听到这儿，也忍不住发出银铃般的笑声，“照你这么说，找个在‘公、检、法’工作的人做配偶就非得厮守一辈子?要真感情不好，连离婚都不行喽!”

“不，不！夫人千万别误会!”余海继续调侃妻子，“我是说，你真送离婚报告去法院，他们来找我时，我便告诉他们：你也是闲得慌，跟我开开玩笑而已。”

“去你的！”丁芳又轻操了余海一下，故意威胁道，“我才不开那玩笑呢。要么就动真格的。嗯，再让我整天孤零零地守着这空房，你试试看……”

“真不怕羞！”余海说着在丁芳的红腮上轻刮了一下，“每天有个大活人在这儿出出进进，还说是守空房？！何况还有个儿子呢。依你这么说，明天还是去妈妈那儿将小家伙接回来吧？免得你闲着没事，净在家里胡思乱想。说不定哪天给我弄个‘第三者’进来，我这大面子上可吃不消啊……”

“你……你真坏！”丁芳羞红着脸，佯怒发嗔。“要找第三者的话，当初就不会嫁给你这个没日没夜的人哪！”

“好、好，感谢夫人的盛情！”余海怕妻子当真生气，忙轻吻着那滚烫的红腮，尽量来点“安抚”政策，“既然周末难得在一起，还是闲话少说，早点休息吧。嗯？”

那盏床头小壁灯羞羞涩涩地闭上了，夫妇二人正情意绵绵地准备步入缱绻爱河时，枕边的步话机却突然传来刑侦队值班员皮小安的焦急呼唤：“105，请火速来队部办公室——”

“出了案子？”余海迅速拿起了步话机。

“怪事一桩！我已去过现场，有一具被害的男尸不翼而飞了！详情等你来再说吧。”皮小安声音急切地答话。

“什么？尸体会不翼而飞？好，我马上来！”余海关上步话机，充满歉意地在妻子的红唇上印了个吻，便腾地跳下床，穿上制服，匆匆出家门。

意外的发案又惊破了夫妇间亲昵、难得的“春梦。”丁芳看着顿显得空落落的房间，委屈得哭了……

4

余海静静地倾听着，不住地将目光射向两位报案人。魏明坤高个、健壮，一张国字大脸，浓眉、直鼻，看外表有点虎头虎脑；听说话口音，是典型的北方人。他上穿竖条暗花T恤，下着牛仔短西裤。此刻坐在余海面前，露出毛茸茸的大腿。与他同来的女伴汪蕾看来要比魏明坤小好几岁。她个儿不高，但却匀称、苗条，男式女发衬着一张黑里透红的瓜子脸，灵活的双眸再加上她那浑身现代派的服饰，使她充满了一股青春的健美。这时，她正在叙说那可怕的发现：“先前报案时，我们已经向那位同志说过——”她用手指着正静坐一旁的皮小安告诉余海，“地上的的确是具男……男尸……”时隔数小时，她被吓得依然还心有余悸。她说到这儿，往明子身边靠了靠，这才接着讲下去，“那尸体头上、身上只盖了点树叶，双脚全朝天露在外面……喏，吓死人喽……”

“请问——”余海礼貌地插问，“黑夜中你们是否真看清楚了呢？嗯……比如……”他想了想，尽力说得准确一点，“地上睡的是醉汉？或者……是好搞恶作剧的年轻人呢？”

“不对！不对！”汪蕾急得双手乱摇，“活人总不至于扒一堆树叶盖自己身上吧？！还有……”她盯着明子看了看，迟疑不决地往下说，“好像身上还有血呢。”

“是这样！我们亮着手电，确实看清楚了。”魏明坤一旁接过话头，“这样的事，我们怎么敢乱说呢。何况，又不是吃饱了撑得没事干，跑来跑去的报案还不算，刚才还领你们去了趟现场。”他憨直地盯着余海，粗声大气地说着，“若没这事，不

是瞎找麻烦跟自己过不去么?!”

“哦，请别误会!”皮小安不待余海答话，忙向二人解释道，“因为这涉及到人命关天的大案。了解得越详细，对我们破案工作越有利。”

“当然，”魏明坤即刻消了火气，通情达理地点头说，“我们也是考虑到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连周末也没过，才赶来报案的。”

“谢谢!”余海边道谢，边问，“穿着打扮呢？看清楚了吗？”

魏明坤和汪蕾同时摇了摇头。汪蕾快嘴快舌地回答：“当时我们吓都吓死喽，哪顾得上细看呢。”

“能否再请你们仔细回想一下，详细说说照相时的情况？”余海若有所思地探问，“也许，对我们侦破工作会有所启示。”

“照相?!”魏明坤和汪蕾四目对视片刻，都有点难为情地笑了。

“没关系！我们知道你俩是对恋人，怕什么?!”余海鼓励二人道，“年轻人嘛，生活是丰富多彩一些。”他用手指指那双躺卧草地、且有着三双脚的照片，理解地笑了笑。

“真出洋相!”汪蕾偷瞥照片一眼，双颊蓦地浮上一丝红晕。“嗯，你们让他说吧——”她娇嗔地推了推魏明坤。

“嗯，是这样……”魏明坤看看汪蕾，也闹了个大红脸，“今天下午，大概3点多钟吧。她突然心血来潮，说要用自动相机去拍我们两人在草地打闹的照片——她说那充满了青年人的生活情趣，将来老了再拿出来欣赏，会很有意思！当时，我们考虑公园里总断不了有游人，照起来会不自在。于是，想来想去，只有西郊那片山林既人少安静，风景也还不错……”

“我们到那儿一看，果然人不多。”汪蕾看看手表，打断了魏明坤的叨叨叙说。

“人不多?!”余海忙与皮小安交换了一下目光，追问二人。“那么说还是另有人在场啰?”

“对!我差点忘了。”魏明坤大大咧咧地掏出盒“长箭”香烟，分别递支给余海和皮小安，见皮小安摆手谢绝，将那支烟叼在自己嘴上。余海将揷燃的打火机送上，替他点燃了香烟。魏明坤喷出一圈烟雾后，才接着说下去，“自始至终，有一个穿紫色时装的女人站在那儿……呵，是隔我们远远地站着。”

“紫衣女人?!”余海扬眉细问，“一直站在那儿看你们照相?”

“没有!”魏明坤爽快地摇了摇头，又喷出口烟圈说，“她一个人在那儿走来走去，我们只看见她的背影。”

“多大年龄?”皮小安插问，“大约多高? 体形?”

“我说了，只看见她的背影。”魏明坤又有点不悦，变换了一下坐的姿势答道，“不过，那身材很不错! 高高的个儿，很有风度。看样子，年纪不会太大。”他说着，露出一副极欣赏的神态。

“唔……”余海陷入了沉思。

“那女人既不像在等什么人，也不像……呃，我说不准确。”魏明坤一口气接着往下说，“反正我凭直觉感到：那女人尽管只让我们见到一个漂亮的背影，可她却一直在观看我们……呃，你说，是不是?”他有几分讨好地问汪蕾。当时，因为自己朝那婀娜、漂亮的背影多瞅了几眼，还惹得汪蕾直对自己翻白眼。此刻，他再不敢为那个美丽的紫衣女郎背影而得罪恋人了。

“不错！我当时还真有点不高兴呢。”汪蕾红着脸，老实地点头承认，“心想这人真讨厌！一个人站在太阳下偷看别人照相干什么？一站便是一个多小时。”

“对不起！”余海看看表，已经夜深了，他向两位报案人问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与那位紫衣女郎谁先离开那儿？”

“是我们。”二人不约而同地回答，“下山后，我们回头望了望，她正朝我们照相的那棵大桉树走去……”

送走报案人，余海又掏出一支烟接上火，让皮小安整理报案记录，自己却歪在沙发上，静静地回想着这一切。

今天下午即8月20号的下午4点左右，一对充满罗曼蒂克的年轻恋人在市区西郊拍下二人的生活小照。当时，一位穿紫衣的女郎远远在场。

报案人魏明坤自办了一个公司经商，最近却突然迷上了摄影，便将挣来的资金买了全套彩扩洗印设备。他利用自己的家做暗房冲洗，在街上又开了一家小门面雇人照看，接一些胶卷回来冲洗挣钱。

回家后二人将自己刚拍的彩照冲洗出来一看，发现了怪事！于是好奇心促使这对恋人又再度去西郊。在下午的拍照处，竟发现一具被落叶草草覆盖的男尸！

二人即驾摩托车飞奔来局报案，然后领皮小安等一千人马去现场察看。这当中时隔仅仅一个半小时。

然而，到现场一看，那具被两位报案人——四目所见的男尸竟不翼而飞！

现场足迹凌乱，除发现两位报案人的鞋印外，还有众多根本无法查清的游人足迹。在发现男尸的地上有一大片血迹和一把无任何指纹的匕首。

此外，泥土上血迹刮样的检验结果与匕首上的血迹全同属于“AB”型。

情况就这么简单！

想到这些，余海再扬腕看看手表，此刻已是深夜 12 点 1 刻。既然皮小安已领人去过现场，眼下自己还不如先将这个奇怪的案件再仔细推敲、推敲，分析一下真伪，然后再考虑侦破方案。

首先，报案人是否可靠？

在那片风景优美、静谧的西郊，真发现过一具男尸吗？

假定确有那么一具不明身份的男尸，那么据报案人目击，他仅被落叶草草覆盖，在这炎热的夏天，尸体会不会已腐烂发臭？

这是第一作案现场吗？

男尸为何不翼而飞？是已移尸他处，还是假定的被害或是自杀者又死而复活了呢……

随着时间的流动，余海的思维绕了一周回到了问题的起点——报案者的报案究竟是否可靠？然而，他又立即联想到先前魏明坤的那番牢骚，觉得对方的话并非不无道理。何况现场还确有匕首和大片血迹。“不过……”他想了想，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朝皮小安伸过手去，要来了笔录的两位报案人的情况。他一看，上面只有魏明坤的住址。

“他们正准备结婚。”皮小安不咸不淡地告诉余海，“大概是已经同居了。”